



【历史小说】

张献忠

任乃强
著

(下册)

史学大家任乃强力作

破解明末纷呈乱象
解开张献忠沉宝秘密
揭示张献忠屠蜀真相

传世奇书
绝非戏说

 巴蜀书社



张献忠^①

任乃强 著

巴蜀书社

第五十三回

劣绅衣锦还乡被拒
忠臣尽瘁守御徒劳

话说张献忠攻下泸州以后，正分水陆两路沿着沱江前进，沿途出榜安民，州县百姓无不迎降。行到内江地界，县官早已闻风逃跑。恰有内江王与许多宗室新到此处就藩，邀同乡宦范文光劝导百姓拒守。百姓环跪在内江王前，哀恳道：“重庆、泸州都已破了，像内江这样卑小城池，外无援兵，如何能守？倘若献兵杀人，人民畏死拼命，尚可用以固守。今他倡言仁义，人无敌忤。我等虽欲助王死守，亦不过同归于尽而已。祈王逃向有兵之处，另图兴复，替老百姓留线生路吧！”正当此时，谍骑飞报，献军前队已过裨木镇了。内江王与范文光等，只得急急化装出城，四散逃避。少时马元利军到，出示安民，果然秋毫无犯，人情大悦。次日献忠入城，全城焚香迎接，一片雍和气象，居然承平世界一般。

正当下令向资、简进发之际，北路江鼎镇遣人飞报道：“我军攻下合州、

定远，行抵顺庆地界，顺庆已为闯将马科之兵所据。我军乃西取遂宁，与马军相持。顺庆乃川北重镇，可否进兵攻取，敬候核夺。”献忠以问众将。马元利道：“马科小丑，江鼎镇一军足以当之。今趁人心归顺，攻下成都，再行驱除闯军不迟。”献忠点头，命王志贤批答回去。前队已向资州出发，江鼎镇又复驰骑报来，道：“臣探得李自成被满洲兵打败，业已逃回西安，加派军队入川，屯集保宁、顺庆、绵州一带，有争取全川之势。”献忠大惊道：“闯王若据北京不动，则陕西之军不足畏。若还退回陕西，亲来争夺四川，便亦非我亲自抵挡不可！”于是传令：“前队马元利、狄三品等，仍沿沱江一路招安前进。其余各军，皆随大营前进。”遂由安岳斜入遂宁。到遂宁后，派遣二千岁张献诗率军往取顺庆。

二千岁乃张献忠同族兄弟，原留家乡。被孙传庭征兵入伍，到河南与李自成交锋。兵败逃散，不敢回乡，逃到湖广来依献忠。献忠因父母骨肉，全无一人，将他待同手足一般，未曾要他带兵打仗。今日他自告奋勇，去取顺庆。献忠命刘进忠、江鼎镇辅他前往。他们到顺庆西山扎营。百姓见他们军风较好，又有江鼎镇为招抚线索，前来投降者甚多。偏有城内绅衿樊明善、罗为恺等，闻有江鼎镇在军中，便认定他是贼军。四街宣传，道：“江鼎镇引贼前来报仇，假仁假义，无非为的骗开城门。”城中人民因此协助闯军死守，并派人驰赴绵州，向马科乞援。马科亦知献忠窥取顺庆，只留马炉驻守绵州，自率本标兵，于八月初一日驰抵顺庆，与二千岁之军在西山一带连日大战，互有胜负。

献忠见顺庆久未取下，便要亲自前去。王志贤劝道：“全蜀重心在成都，不在顺庆。大王劲敌是自成，不是马科。大王此来，原为担心自成入蜀。既然闹了许久，还只是个马科，则又何必大王亲征！闻李自成大败窜回，有吴三桂之军尾追在后。量他防备满洲军不暇，何敢与我争蜀。不过马科已占据之地，一时不忍放弃而已。大王今遣一军往取绵州，使马科首尾不能相顾，势必次第放弃诸城，退回陕西。大王便可以鼓行而西，直取成都，建立大业。”献忠甚以为然。便命人去重庆调龚完敬前来，以驻守重庆都督刘廷举兼摄重庆知府。不日完敬调到，献忠命他仍与张广才率兵去取绵州。

王志贤问献忠道：“绵州闯军不多，张广才自可攻下，大王何必远调

龚完敬前来相助？”献忠道：“他乃彭县进士，绵州人知道者多。人见我重用地方绅士，自必易降于我。这亦与用江鼎镇取顺庆一理。”志贤道：“大王差矣！近来自从大王施仁行义，我军所至，官民无不迎降。独顺庆绅民，反为闯贼死守。看来江鼎镇不但无益于招降，似反有促成绅民抗拒之势。”献忠道：“重庆、泸州皆曾死守。大凡大城，恃他人多墙固，总要抵抗的，这与江鼎镇何干？”志贤道：“不然。重庆、泸州，是明朝的官绅，为明朝守城，他拼死是值得的。今全川皆呼李闯是弑君之贼，大王以讨贼号召，川人景从。独顺庆反为闯贼死守，此为不近人情之事。我闻江鼎镇因与城绅结仇，故投摇黄。因为摇黄不能替他报仇，又才来投大王。他既挟报仇之心回顺庆，顺庆人岂得不畏其报仇而拒之？江、龚二人皆明朝进士，应为乡里所敬仰，乃竟不为乡里所容，流入摇黄，则其与乡里之深仇大怨可知。我料江鼎镇既不能攻取顺庆，龚完敬也决难取得绵州。”献忠闻言，仰天望了许久，方点头道：“你亦说得有理。但人已派去了，不能又无故撤回来，且待取了成都再说。”

再说龚完敬离家四年，今日方得衣锦荣归，写下一面传牌，大书“大西都督前明进士龚谕”。派人驰赴潼川、绵州一带招降。绵、潼两州的人，谁不知他是五蠹旧案中受过严重惩罚的。今日随张献忠军回故里，安有不报旧怨之理。因此道路传言，皆道龚完敬请兵报仇。人民胆小的，多逃到荒山老林去躲藏。胆大的，都在商议起兵对抗。绵州城内，马熿留兵甚少，原有退守剑阁之意。因有龚完敬这面传牌，反促成绅民挽留，甘愿竭力助其守城。恁是完敬等爱民如子，秋毫无犯，亦无人相信于他而自甘前来投诚的。果不出王志贤所料，绵州不能攻取了！

独是献忠一行，非常顺利。八月初七到了成都。其时马元利、狄三品两路，早于八月初五到达，屯于成都东南门外，专待献忠前来。献忠大军到后，扎在北门外凤凰山一带，马元利等前往投见。献忠问：“曾向城内招降否？”元利道：“未将初到，即见城上防守甚严，似无降意，故亦未曾招降。”又问：“接过战否？”元利道：“城外州县全已洽降，城内亦未出兵，故未接战。”又问：“查看城池形势否？”元利道：“已曾查看一周。东南北三面阻江，江外又有土城保护城外居民，派有官军协同人民防守。这外城虽不难攻破，但破了外城，仍难越江去攻大城。惟西门一带，并无江

水围绕，城壕亦浅，又无外城掩护，只有若干土丘，派有松、茂、董卜诸路蛮兵把守。若能先破蛮兵，再用地雷轰城，则此城亦不难破。”献忠道：“你估量城中究有多少兵马？”元利道：“城上守者甚密。如此大城，怕有二十万兵。”献忠笑道：“依我看来，三万兵亦不够！不过百姓帮着站城助威而已。只要城开一隙，我军有进去的路，城内断无抵抗之力。倘若他有二十万人，则必分防附近州县，何得专守一城？假如他有四五万兵，亦必于你新到时出来砍杀，何至听凭扎营三日，静待攻城？”元利甚为叹服。献忠又道：“到底此城坚厚难攻，必须自西门安雷，你之所见甚是。现在且派人去驱走蛮兵再议。”便命艾能奇率三千人去驱蛮兵。命王志贤搜寻青杠巨木，照李乾德岳州青杠炮办法，锯破挖空，满装火药，准备掘穴埋雷。

再说成都城内，巡抚龙文光见得敌军日近，城内可用之兵，除新调来的刘佳胤三千人外，不过旧存老军一万人。急忙飞檄征调沿边土兵，但一时尚难赶到。屡次派人请蜀王出饷募兵，王皆不听。临到马元利两路已到，蜀王恐惧，方才开库招募。募了三日，并无一人报命。文光无奈，下令城中挨户抽丁。好在库存军装衣甲甚多，装扮起来立在城上，居然仍是森然战士。但这银样镗枪头，如何可以战斗？且喜川边土兵，便在这数日内陆续到了一千余人。这些土兵，喜欢野处，不乐在城中居住。佳胤知道他们长于野战，便命其驻扎西门城外各土丘附近，以为外卫。仓促之间能有如此部署，使马元利等不能察看虚实，亦算是能手了。偏是献忠狡黠，一眼看出破绽。

却说艾能奇率三千人，先来攻打西门外的土兵。这些土兵，最是勇敢善战。虽弓矢简陋，射来却甚准确。要攻抢一座土丘，好容易才抢得到。抢到之后，被他突然冲锋下来，刀劈马腹，矛攒人体，招招都是致命之创。艾能奇虽然勇猛，亦只算杀了个死伤相当。城上刘佳胤望见土兵敢战，对参将杨展、曹勋道：“你看来贼骁勇，必是贼中名将，你二人勇力与他相当。倘若擒得他来，可使贼军夺气，土兵亦将格外奋勇矣！”二人立即提刀上马，各率五百人冲杀出城。各土兵见助战人到，呼啸奋戈，齐向献军围攻，杀得能奇大败而去。城上鸣金收兵。龙文光亲见两军作战情形，忙命送出牛羊各十只，美酒十罐，去犒劳城外土兵。自己亲执酒杯，

迎候城门，为曹、杨二人接风。

这杨展，字玉梁，嘉定州人。曹勋，字伯功，雅州人。皆有万夫之勇，由行伍积功至参将，被刘佳胤倚为两大柱石。此时得胜回城，首受龙巡抚劳酒，随即有府县官民为其簪花挂红。爆竹连天，送回营地。蜀王亦颁来犒军银四十两，为数虽微，亦足使其感激兴奋。他们将各官送酒封存不饮，对众卒道：“贼小败而去，明日必然又来。我辈宜早寝养神，准备厮杀。且待退贼之后，与诸君痛饮。”

且说艾能奇败回营去，向献忠请罪。献忠将战情问了一下，抚慰道：“原是命你尝试，早料到你必败。正要败了方好。早早休息，明日再战，还得要你出力方能成功。”便集诸将议事。如此如此，分派已定，命各回营准备。

第二日天明，马元利、狄三品两军，先从东门外攻取外城。用青杠炮埋雷，轰破锦江楼城角，抢了外城，并不杀戮百姓。外城官兵，纷纷乘船渡过大河。吊桥拉上，船被凿沉。元利等并不过河抢攻，却用大部人马，由南门向西移进，在西南角作抢渡埋雷之势。城内杨展、曹勋，忙率军出城截杀。此时冯双礼、张化龙等率军万余，绕至青羊宫后，作援助马元利攻城之势。曹杨二将分军抵敌，拼死酣战，城上擂鼓呐喊助威，喊杀之声震天。西城外土兵，皆来助战。约当午时，献忠自督孙可望、艾能奇等，移营白马寺，便在西北城角挖穴。城上刘佳胤望见，亲率三千人出城抢阻，被艾能奇、孙可望二军截战于西门之外，无法抢到挖穴之处。直到天暮，料到力战不能取胜，忙收军回城，另用灰罐、火枪向城下掷去。但其时献忠已在穴口上树立木栅，枪罐投于栅上，不能阻止挖穴工作。文光等已知敌将埋雷，与众官商量堵御方法。文光道：“我已命人去都江决堰，水若到时，穴必被淹，只盼水能早来便好。”佳胤道：“堰水须七八日方能到此，此穴今明日必成，还是赶在城内加竖木栅一列，以备万一为妙。”刘之勃说道一声“正是”！忙去督率军民运木树栅。但树栅为城，乃是军人长技，城内工匠人民哪里懂得。此时兵士要巡城守垛，以防爬城，哪有暇来料理此事。只刘佳胤有时前来望望，见巨木成排，入土不过尺许，未待风摇人撼，已有倾倒之势，连呼不可。嘱之勃督率拆卸，另挖丈深长沟填木，再用土石填筑，剥生牛皮为条编连。各木中间锯短一部，以为炮眼。布置一段，又复巡城而去。工匠人等不愿改填，反有啧啧怨言。经刘之勃与府县官员委婉开导，方才勉

强做去。第二晨早，佳胤来看，木栅工程未到一半，又忙命兵士前来帮做，换民兵上城助守。兵士昼夜劳作，亦是抱怨不已。

这时已是八月初九，佳胤彻夜未眠，仍到城上巡看。但见西北城外，新土如山。白马寺内敌军，陆续抬出青杠木筒，送入穴去。尚以为他是拿去撑支深洞的，怕的敌人由深洞杀人。忙又退下城来，请之勃吩咐民丁，在栅内一丈外挖一长沟，引金河之水入沟以备非常。人民闻说，又是怨恨不已。不料长沟尚未挖出，木栅亦未树齐，已闻巨声从城基发出，恰似天崩地塌，烟云土石，冲天飞腾。树栅挖渠官民，多半震倒在地，耳聋目迷，神志全昏。刘佳胤等立得较远，尚能站立，情知不妙，急忙大呼：“军民休退，快堵缺口！”这时虽有未仆之人，不是痴呆，亦已逃跑了，谁还有人听他号令。他忙奔到北城守将鲁印昌的军营，骑上一匹马，换上刀枪，对印昌道：“快率军随我杀来。”印昌即带军士随他杀到缺口。但见献忠之军已如洪流般从缺口处涌来。印昌督军上前堵御，哪里抵挡得住！印昌力战而死，佳胤负伤。正在危急之际，望见龙文光率军疾奔而来，佳胤大呼：“快从缺口杀敌！”便有镇将阮世奇、徐明蛟、罗大爵等杀上前去。虽然杀倒几人，但官兵似芦柴遇火一般，瞬时便被消灭了。文光见已无救，遂与佳胤杀向百花潭投水而死。

◎评注

自重庆、泸州外，能拒献忠者，惟顺庆、绵州、成都三城。然顺、绵拒献而为闯守，此非为明也，系恶江、龚二人耳。然则人心向背，岂即全可以忠义激励哉！深受忠义激励之士，聚于成都一城，部署城守，诸无疏失，乃不免三日而陷。则徒恃少数忠臣义士之无益，又可知矣。守国守城其道不甚明耶？

第五十四回

蜀殿高踞黄虎志遂

银瓶奋击碧血空溅

话说张献忠用地雷轰开成都城墙一段，孙可望、刘文秀、李定国、艾能奇四家养子，早已准备停当，选就精悍骠勇之士，当先抢进缺口，杀退堵御之军，开了城门，放各营大军杀入。献忠坐在白马寺，等到西城已开，便有龙韬、豹略、鹰扬、虎威四营，扎下一排甬道，旗帜鲜美，剑戟森严，卫护献忠，由西门入城。入城以后，先上西门城楼休息。汪兆麟、王志贤相从。此楼甚高，望见全城，街闾交织，楼台掩映。多有高插白旗，朱墨标写“顺民”二字的。只听得汹汹鼎沸之声，如万雷交响，分不出是人喊马嘶。回顾王志贤道：“咱们到底进了成都！”志贤道：“这是大王三十年来想到之地，亦是诸葛孔明隆中对策时所选定的目的地。大王与他，都算得有志竟成。王业之兴，奠基于此了。”汪兆麟接口道：“巴蜀富甲天下，险冠环宇。大王今后便可为所欲为矣！”此时已有西城百姓，用数丈长帛为旗，大书“顺民”二字，牵着前来

楼下，跪地高呼：“西王万岁！”献忠命传为首的上城，问了一些城中情形。其人战栗对答，不能成词。献忠笑命赏大宝一锭，那人谢恩起来。献忠指着远处一派碧瓦黄墙、高挺出众的房屋问道：“那是何处？”其人答道：“那就是蜀王府。”即忙又改口道：“蜀贼王府。”惹得献忠亦笑了。便命那人引路，前往蜀府驻扎。龙韬营总兵商充将那人引下，向前行走。那人不敢取得刚才赏的大宝，便要起身。志贤呼转来道：“将你赏银取去。”那人望了志贤一眼，又偷望献忠一眼，担惊受恐，将大宝抱了起来。再道了个谢，方下楼去。

献忠下楼上马，仍是进城时排场，向蜀王府行来。沿街百姓，各插顺民小旗，大开门户，焚香跪在门内。四营兵士，沿路检查，恐防伏有官兵，或携有暗器。稍有不遵，便即拿下，押在后队。不久来到承天门下，只见一片广场，两排营房，并无一个人影。便命卫军驻扎到那营房之内。只选精细士兵百人，随王志贤进宫城去，先行搜查一遍，号为“洗宫”。带出宫监内官一批，跪迎献忠。献忠骑马入承天门，到承天殿上坐下，问：“蜀王一家何在？”王志贤道：“已曾查问过，大军破城之时，蜀王至澍夫妇，同跃入八角琉璃井内淹死。他有一弟，叫太平王至淥，亦同死井内。还有一弟叫富顺王至深，与蜀王世子平栌，及其他许多宫眷内臣，皆已拿下，听候发落。”献忠命先将至深、平栌二人押来问道：“你二人为何不去跳井？”平栌答道：“传说你是拥护明室，替我家讨贼的。我要看你是否真实如此。”献忠道：“那么，你们为何又乘城拒我？”平栌道：“此乃龙巡抚、刘巡按等之事，我父子不能做主。”献忠道：“那么，你父为何跳井？”平栌道：“他们闻听你军杀人，怕的受辱，便寻死了。”献忠道：“杀人，我们自然要杀，但亦要心里不舒服才杀人。你看我今天进城，此刀并无一点血迹。并连我这四营卫军，亦都是未杀人的。你父便是如此心虚，也算活该！我今天不杀你，命你仍回故居，做个太平百姓，你可满意？”平栌无言。至深言道：“你檄文说的扶明讨贼，如何不拥他监国？”献忠大笑道：“笨猪！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？我不杀你，还给你饭吃，已是旷世恩典！”便命推了出去。时已天暮，四家养子，各路军总，次第前来禀见。道说拿获抗拒王师官绅多员，听候发落。献忠命拘押在各家营里，且待明日审问。又令严守四门，不容一人逃出。

这时便有宫监，点上灯烛，阖宫通明。献忠问王志贤道：“今夜如何驻宿，铺排停当否？”志贤道：“业已安排妥当。大王即在保和殿侧的蜀王寝宫安宿。已命人到北外大营迎接宫眷去了。待他们到时，便可安寝。臣与汪尚书及心腹卫士，便在这大殿侧的排房内住宿。这后宫有两大院落，中隔一墙，左边原是蜀王与其宫妃所居；右院乃是一般宫人乐女所居。大王与宫眷即住左院，派有迎降老太监老宫女两名侍候，一切可以呼他询问。右院暂用以拘禁其余内官宫女，各闭屋内，派军士巡逻看守，以待大王发落。”正在此时，大营宫眷已到。由老脚领銜，向献忠叩头称谢后，入内而去。献忠对志贤与兆麟道：“今日上下皆已疲劳，可以早睡。怕的士兵放纵酒色，致为奸人所乘。你二人可草一令，驰告各营：今夜仍须严更谨夜，不准士兵离队。待明天清查全城奸细以后，方准放假。传罢这令，你二人亦可睡了，不必再来扰我。”二人遵命而退。

献忠此时，已有从湖广带来的宫监侍候。传进迎降的老太监来，问：“你叫何名？”那太监忙跪禀道：“奴才王宣，乃是老王爷小时伴读的太监。入宫五十多年了。”又问：“你们老王爷真的死了不曾？”答：“他初闻西北城破，要想逃跑。因为禁卫军人皆已逃散，他又从端礼门外跑回。有个宫人名叫素馨，劝他同去跳井。太平王恰亦跑来，哭作一团。周妃拿着一抱钥匙，要奴才去开库散银，招募保镖壮士。奴才扭不过她，同到端礼门上擂鼓。只见宫人纷纷逃出，并无一人前来应声。全城人声鼎沸，宫中亦是鬼哭神嚎的。周妃哭着转来。太平王拉着老王爷便走，奴才与素馨及周妃亦追跟前去。行到琉璃井边，素馨先跳下去。周妃继之。蜀王有些昏昏沉沉模样，亦跳下去了。惟太平王比较清醒，先向奉先殿拜了几拜，才跳了下去的。这是宫中一口最深最大的井。康太监昔年修造皇宫所开，足供宫眷万人汲饮。挑出的土便堆成了煤山。”问：“你又因何不死呢？”答：“奴才做太监的，卖身吃饭。朱家养我，便为朱家。大王养我，便为大王。不做昧心叛主的事，便是好人。何必跟他去死！”又问：“宫中仓库已动未动？”王宣恭恭敬敬奉上钥匙道：“仓库丝毫未动。奴才敬谨保持钥匙，恭候查验。”献忠道：“这钥匙你暂保管，明日派人查验不虚，当有重赏。今且不问你要仓库的东西，却要问你，这蜀王宫内的娘儿们，谁是最漂亮的，选几个叫来，今夜有用。”王宣更是恭敬恪谨的挨身进前，胁肩谄笑

言道：“蜀府公主郡主中，原有几个好的，闻得天兵进城，跳的跳水，悬的悬梁。她们是金枝玉叶，我们做奴才的不敢前去挡她。若说妃嫔当中，奴才却挡了几个，特命人看守着，留待大王开心。”献忠喜道：“你倒是个能干事的家伙！可先去叫几个值得玩的来看看。”王宣飞奔去了。

献忠挑灯步入后宫，见蜀王室内，果然布置得十分华丽。四围套阁，都锦缎帘幕障护，彩色毡氍铺地。引导献忠进套阁来，穿阁一丈来深，有宫女二人打帘。再进一门，才是保和宫寝室。上悬五色琉璃灯，照得满室通明。室中约莫四丈见方，三面皆是厚壁，两面有门。一门即方才所经过，系通保和殿的路，正对南方；一门穿过套阁，有甬道通到端和宫，乃是王后内室。此时正是老脚住了。老脚见献忠来，迎上万福，使命摆酒。献忠道：“今天大家都乏了，早些睡吧！”说着仍复踱了回来。宫人知趣，便将甬道闭断。献忠再来欣赏室内陈设：北壁正中，摆设大床一座，雕龙刻凤，镂空涂金，饰以珠宝，黄罗帐幔，锦绣衾褥，极尽软美华贵之致。床前脚踏，宽有三尺，两端各有坐椅茶几一对，朱漆如霞，鎏金绘画，椅前各摆软绒睡鞋一对。床两侧各有立橱二只，分贮衣物、糖果、珍玩、书画。室中大圆宫桌二只，一只中供赤珊瑚一株，高约三尺。珊瑚台下，环置玛瑙、水晶、碧玉所琢禽兽人物等十二具，皆极生动；另一桌上供巨大花瓶一枚，中插绢花一束，恰似真花真树一般。巨瓶四周亦陈列鲜花小景十二盆。正南靠壁有椅一排。西壁下有几张醉翁椅，与方凳十几只。此外别无木器。壁上饰物，古画法帖甚多，献忠未去理他。正当内急，忙问：“何处屙屎？”太监揭开东壁锦幃，开门出外。但见一座荷池，正在帘下。原来此侧并无套阁，只有荷池。但壁一排全是活动窗户，此时锦幃遮掩，故室内不觉。窗前走廊外，一排雕栏可凭。栏下荷池中有假山，夜间看不清楚。池外宫墙围绕，并无通路。只有沿壁廊向南十步，通入东厕，却已在墙外了。献忠蹲下拉屎，屎落水中，随流荡去，故厕内毫无臭气。献忠道：“这玩意不错，只屁股有些凉飕飕的。”太监道：“此是十月。又是大王新入宫廷，故未进御马桶，明夜便将马桶移进。”献忠道：“便是这样最好。”

献忠入室，王宣已引来三个女子，皆是十七八九年龄，宫中装束，衣饰不一，娇丽相当。献忠坐到醉翁椅上。王宣命三个女子一排与献忠跪拜。献忠觉得为首一人举动有些勉强，呼进前来，秉烛细看。此女矮短身

材，肥白肌肉，眉目虽有清朗之气，却带几分娇嗔颜色。问：“叫甚名字？”女子不答。王宣忙代替答道：“她叫严珍兰，乃是本城秀才严春茂之女，书画最佳，还能诗赋。蜀王呼为女学士。西壁那幅颂寿诗便是她亲作亲写的。”献忠闻之不悦，命其站立一旁去。

再看第二个：中等身材，苗条玉立，不施朱粉，艳丽天成。献忠甚为喜悦，问她名字，她亦不答。还是王宣代答道：“她叫李丽华，父母皆是江南人，游幕来此，死得甚早。她跟舅父许宽义长大。小时她舅父命她学习属对，出了‘吴江月’三字，她便对出‘汉殿秋’三字。蜀王闻她慧美，十六岁聘进宫来为妃，特修丽春轩与她居住。她在轩前蒔花种竹，布置幽雅。蜀王常戏呼她为‘汉殿仙’。”献忠拉过她的手来紧握着道：“好孩子，今夜便留你吧。”正回过头来命宫监摆酒，不料丽华将手拉了回去，骂王宣道：“狗才！你请我们来做甚的？老王爷骨肉未寒，你便献了我们吗？”王宣不敢作声。献忠却怒道：“小妮子，你能做个什么！”便又去拉她。那女子坐地不起，满口哭骂求死。献忠道：“不干也成，死却没有那样便宜！”说罢，一手提她起来，向宫监们一推，那女子已跌到几个宫监手里。献忠道：“牵回去关起，明天叫她看我的。”此时，阖宫的人都注视李丽华。严珍兰乘人不备，突然抢开西壁便门，跳入荷池。宫监们听得门开水响方才觉得，便要下去打捞。献忠闻之，喝止道：“那样人容易找，让她淹死吧。待我明日看她死后是个什么样儿。”这荷池本来水浅，因为献忠不准人打捞，珍兰遂得横身隐水而死。

献忠盛怒之下，问第三个女子道：“叫甚名字？”这女子却甚温柔，娇声答道：“贱妾许若琼。”献忠盛怒消了许多。细看生得甚好，便问道：“你瞧得起咱老子么？”若琼低首瞟了献忠一眼，嫣然一笑。献忠盛怒全消，拉她同坐，道：“你同意了？”若琼道：“大王是太空苍鹰，贱妾是樊棘间的鹦雀，虽欲不干，亦不可得。”献忠拥过她道：“咱老子立你做皇后！”此时酒席已具，献忠便拉若琼入席同饮。王宣心里这才落下一块石来，先自避出套阁。宫监们也跟了出去，只留一人提壶侍立。献忠量大，若琼夺壶过手，自劝献忠。那一太监亦遂出去了。献忠问道：“你会唱歌吗？”若琼道：“不会唱。”献忠扬眼道：“娘儿们会唱歌的我辨得：喉结小，肌肉紧，眼神清秀，所以我知道你会唱歌。我饮这一大盅，你快唱！”

若琼果然唱道：“暗抛红豆泪盈把，委佩当年悲艳冶。一抔黄土玉钩斜，切莫烧作鸳鸯瓦。”

献忠皱眉道：“这歌却不好，太凄冷了些。”若琼道：“这是唱的蜀王所作宫词。另有叫人欢乐的歌，待我想一想哪一个好。”说罢，一面沉思，一面用手抚弄桌上的花瓶。忽然执酒壶斟满一盅道：“想得一曲艳歌，要大王再尽一盅才唱。”献忠道：“这个不算。”接过便饮。酒方入唇，不提防若琼握着一景泰蓝花瓶瓶颈，乘献忠酒杯遮眼之际，劈头打来。顿时额破，鲜血被面。献忠大呼跳起，拔出佩刀砍去，若琼右臂立断。左手正靠近桌，又将酒壶与献忠掷来。献忠闪开，挥刀再向她左臂砍去。因流血障眼，砍到桌上，却砍下了半只手掌。那时王宣与一般宫监，皆已闻声拥入，将若琼按倒。献忠扯过一幅锦幃揩拭面血。宫监们忙奉上金创药与他涂上，将血止了。若琼卧倒地上，尚大骂不已。献忠命拉出阁外砍了。

张献忠整日得意，正当心花怒放之际，遭了这场苦恼，激起了怒火万丈，暴跳如雷，无可发泄，竟将全堂陈设摔碎。忽然看见王宣，便一把抓来跪在榻前。那王宣已骇得面无人色，两扇牙齿互击不止，断续言道：“不料那……女子……反了。”献忠道：“是你送来的刺客！”举起佩刀，用刀背向他头上一击，王宣后脑已经陷了一槽，鲜血喷出，只叫了一声“哎呀！”仰着面苦眼望着献忠。献忠再用刀口劈去，可怜他头首飞过方才饮酒的圆桌面去，头血随着身躯一直洒向御榻。献忠跳下榻来，怒犹未息。幸好老脚等随营妃嫔闻乱赶来。老脚随军日久，知道献忠性格。上前哈哈大笑道：“庶民人家襁褓，杀鸡杀羊，洒血驱厉。大王天帝之子，应该杀人襁褓。这是蜀王亡国之宫，像这样襁褓，才是恭贺新天子大吉。”献忠这才罢了。老脚佯近说道：“这边让他们收拾收拾，我服侍你到那边去睡。你今天亦乏了。”献忠笑了笑，从甬道同老脚回端和宫去了。太监们还跪在地下，不敢起来。王志贤在外闻变，忙披衣仗火，来到保和宫内室。问明献忠已去，乃命众监起来，重新收拾。尚未收拾得完，天已亮了。

◎评注

许若琼、李丽华、齐飞鸾，并为蜀王宠妃，事见《锦里新编》。

第五十五回

十世巧经营终成粪土

四支哀怨曲吊彼芝兰

话说王志贤督率宫监，将献忠卧室打扫铺排。志贤精细，先从王宣尸体寻出仓库钥匙，另呼一投降的太监叫魏佶的保管。洗去血迹，移开尸体。新从库内拣选一批绫锦珍玩，陈列布置，居然又是一重境界。宫监察道：“荷池内还有一副死尸，王爷要留着，还要捞不？”志贤道：“宫掖庄严肃静之地，岂可留得此物！捞起放到西院中去，待大王吩示再葬。”遂将严珍兰尸一并搬移出去。收拾停妥，孙可望等各营将领纷集承天殿外，候献忠稟事。志贤急忙出去，将昨夜之事密告众将。劝众人暂散，且待午后再来回话。众将怕的献忠怒后失常，便各自嘱托志贤与汪兆麟代为问安，分头清查抗命官兵去了。

献忠已刻起床，盥洗之时，抚摩额间两块破口，切齿怒恨许若琼不已。老脚怕他生气，又诙谐言道：“大王，你可知道了？野花鲜艳，每每是有刺的，

还是我们粗茶淡饭好。”献忠回一回神，不觉亦发笑道：“咱老子偏要剔掉她的刺，栽成家花。”便吩咐今日休息一日，清查伪官、劣绅、乱民，明日大审。这一日，众军封闭城门，挨户清查。虽未杀人，绅民闭户自杀者甚多。官吏们早被降人举发，引导众军前来捉去，虽欲自杀，亦不可能。

献忠早膳后，出到保和殿，呼进王志贤来，问道：“你知昨夜事么？”志贤道：“知道。屋子已经重新收拾，请大王往观。”献忠道：“你费心了。你我结义兄弟，与一家人一样。今日陪我到宫内各处瞧瞧去。看他姓朱的十辈人经营的宫城，到底怎样。”志贤便命魏佶引路，先看东院。保和殿后是保和宫，保和宫墙外向东绕去，是一坪花树。花树之外，是一琉璃瓦盖的宫院。魏佶禀道：“那边是宁静宫，是蜀王世子所居。富顺王亦在此处。昨日陛见之后，发回下来，已派有禁军把守。”献忠道：“他的宫眷呢？”魏佶道：“老蜀王跳井时，许多王妃公主跑到那边去了。大王入宫后，全都封锁在内。”献忠便要亲去查点。志贤谏阻道：“从来开国之君，都要保全前朝宫眷，以昭厚德。大王今方施仁行义，抚安蜀土。对于前王嗣子，宜有公侯封号，比于大臣。对他那批无罪的家眷，还求宽容。今日人情未定，似以不去与她见面为是。”献忠道：“好家伙！你不要我看他的娘儿们，我却是想为你找个比得上玉郡主的老婆啊！”志贤谢道：“大王厚意可感，但我是决心不再娶妻的人了。”献忠道：“那不容你！”志贤道：“纵然要我娶妻，亦该缓日再议。”献忠点头，便命向北行去。后面一排横屋，约有四五十间。魏佶指道：“那是奉先殿后的绳武宫，乃龙子龙孙幼时抚养之处，现全空着。绳武宫侧的高阁叫清娱阁，乃是珍藏古书古玩之处。其下便是库房。”又向北行，见东边一院红墙，内多垂柳，有些丰致。魏佶道：“那是正学斋，历为世子诸王与宗人弟子读书习射之处。其旁有一高楼，那便是通微宫，楼上供的张三丰祖师神像。”

献忠听说张三丰，心里喜悦。不进正学斋，便直到通微宫来。宫前一道匾额，大书“玄阳洞天”四字。进门去，几棵大柳，高出檐际。太湖石假山，遮掩庭堂。左右各有一排丹房，皆有碑记，说是张三丰炼丹之所。转过太湖，乃是大殿，阴森森并无陈设，殿前匾额有“通微宫”三个大字。龛上供塑三丰像。献忠问魏佶：“这可是张三丰？”魏佶道：“此乃李老君一气化三清之像。”献忠不悦道：“如何张家的殿堂，供出李家的像

了！”便命从人立即拆去，改塑玉皇张大帝。志贤道：“他处玉皇全是供奉在楼顶的，此乃下殿，不可供奉玉皇。”献忠道：“那么，塑桓侯张大帝吧！”

上得楼去，果有张三丰像，乃是蓬头垢面，破衲芒鞋，一个坐像。献忠原想认张三丰为祖。今见形容如此齷齪，甚不以为然。骂蜀王道：“他朱家糟踏我姓张的，塑得像个乞丐了。”魏佶道：“张真人虽是个神仙，却是有名的张邈邈。这乃是他生前真容。”献忠道：“生前邈邈，死后为神了，还不会漂亮么？”又命拆去，改塑袞蟒冠带之像，称为“通微张大帝”。

再上一楼，高入天际，可以望见全城景色。四座城门上的弩楼，虽在烟雾阴沉的天色里，尚隐约可辨。献忠纵眺甚乐，对志贤道：“这比西门楼上的眼界好。”此楼亦塑神像一座，乃是魁星。献忠道：“这里为何不供玉皇？”魏佶道：“蜀王为的要使宗人科名发达，听从三丰祖师之言，塑此神像。如此可以有人大魁天下。”献忠问道：“那么蜀府宗人果有科名利达者么？”魏佶道：“若还无有，祖师便不灵了。即如奉字派，便有朱奉镠、朱奉铎、朱奉铢，皆是崇祯朝的进士，其他举人更多。全是隔院正学斋读书成名的。”献忠道：“我今便要开科取士，叫他姓朱的一个也考不成！我便是最灵的魁星。这泥像却有何用？立刻与我拆了，改塑玉皇张大帝。这座楼，就改称三大帝之家庙。”志贤不好说通他，只好说道：“名称简短好，只称三大帝庙吧。”献忠一定要改称家庙。志贤道：“只称大帝家庙亦可。”献忠方才允了。

下楼转出侧门，一线走廊，曲折于池塘假山之间，到达煤山脚下朝阳洞外的春晖亭小憩。献忠问：“洞在哪里？”魏佶道：“昔年营造这皇城时，从灌县运来巨块石煤，琢成石材，垒砌此山。以备围城过久，宫内柴炭缺乏时取用。垒山之时，有异人指示，命面对正南砌成一岩，称为玄阳岩，以左右岩微向内方包合，作二洞形。在西者为朝阳洞，在东者为回阳洞。道说如此垒砌，可使冬暖如春。其后果然。每当冬日，蜀王常在岩下设酒歌舞，入夜犹暖，不需火炉。因为宴享之便，在东洞外建造帝德阁，西洞外造春晖亭。所谓洞，其实只两个岩腔而已。”献忠道：“今日此处为何并不较他处温暖？”志贤道：“煤能吸热，须待日出方能有热可吸。今日阴